

陶然亭内拜谒老乡

李振峰

他乡遇故知,可谓人生一大幸事。我是在北京的陶然亭公园遇到他们的。

“你看,你的两位乡亲!”同行的文友很是兴奋。我没有回答,仔细地看他们并肩矗立的墓碑,仔细地读着他们的墓志铭和生平简介。

高君宇、石评梅,令人敬仰的革命先驱和驰名于世的京华才女,不止一次地听说和阅读过他们的事迹和爱情故事。然而,此刻站在这里,看着两座相依却并不相靠的墓碑,想起他们凄美动人的爱情传说,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。

上世纪初叶,一个民族觉醒的年代。从吕梁山深处走出来的年轻的高君宇,站在了风云际会的浪尖之上。从静乐到北平,从太原到广州,瘦削书生意气风发指点江山,在民族独立、人民解放的狂澜中添加了鲜活的山西元素,同时也在山西本土点燃了红色的火焰。

她是有名的才女、作家、诗人、报人,早期女权思想的启蒙者,为女性解放和意识觉醒摇旗呐喊。从山西平定来到处于文化前沿的北平,情窦初开、渴望爱情的石评梅为情所伤之后,坚守着独身主义。

他们相识于同乡会,她仰慕他似火的革命热情,他欣赏她卓越的才华。面对他的热烈追求和表白,受过情伤的她犹豫、纠结,爱的心门紧闭。

本该有情人终成眷属,无奈他们一次次错过,空留遗憾与伤悲。

高君宇辞世后,石评梅提出高君宇曾有“北京城的地方,全被权贵们的车马践踏得肮脏不堪,只剩陶然亭这块荒僻土地还算干净,死后愿葬于此”的说法,建议将其葬于陶然亭。高君宇的墓碑是石评梅亲自设计的,造型别致,一方锥形的大理石碑,顶部尖锐,宛若剑芒。碑基左面刻有高君宇生前题赠石评梅的诗句:“我是宝剑,我是火花,我愿生如闪电之耀亮,我愿死如彗星之迅忽。”石评梅亲手将这几句诗刻在墓碑上,还在后面留下了自己的附注:“君宇,我无力挽住你迅忽如彗星之生命,我只有把剩下的泪流到你坟头,直到我不能来看你的时候。”缠绵悱恻的留言与英雄气概的诗句交相辉映,再加上石评梅以死践诺的悲剧,给这段无果而终的爱情添加了传奇色彩。

高君宇逝世三年后,石评梅郁郁而终。有人说,她的死有很大的自主成分,是为了实现“生前未能相依共处,愿死后得并葬荒丘”的愿望。

石评梅墓位于高君宇墓右侧,造型相仿,同为方锥形的白石碑,上书篆文“春风青冢”四字。两方剑碑如同一对比肩而立的神仙眷侣,令人感慨无限。

独上红楼成一派

张三夕

版)、《红楼探佚红》(作家出版社2007年出版)等影响更为深远的多部“红学”著作,还在央视百家讲坛“红楼六家谈”讲“《红楼梦》的断臂之美”“《红楼梦》的超前之思”,等等,对《红楼梦》探佚学的普及及其女性观的剖析作出了积极贡献。我看过这两个视频,对梁先生娓娓道来的演讲风格倍感亲切。他概括了其红楼探佚学的文本依据:谐音法、谶语法、影射法、引文法、化用典故法。梁兄对《红楼梦》极为熟悉,举例信手拈来,如数家珍。他对《红楼梦》结局的预测可谓一家之言。从“红学”的学术史演进的角度看,梁先生的研究工作自成一派,雅俗共赏。

除了“红学”外,梁先生对《封神演义》也有别开生面的研究,出版有《神仙意境》(三联书店2022年出版)一书。他还写过苏东坡的传记,著有《大家精要·苏轼》(云南教育出版社2011年出版;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出版)一书。写苏东坡的传记不容易,已经出版了众多的版本,但梁先生这一本仍能写出自己的特色。我更喜欢阅读梁先生的游记,如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《红莓与白桦——俄罗斯游学记》,记述他2006年至2008年在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大学东方文化系任教期间的游学经历,可读性很强,可见其对俄罗斯文学的深厚造诣。

梁先生是有真性情的学者,平生最爱两件“宝器”:箫与剑,自称“一箫一剑书生”。2020年2月,其友人和同事王毅在《光明日报》上发表《禅在红楼第几层——追忆梁归智先生》一文,声情并茂,文中写到梁先生在病床上请友人读陶渊明的诗而落泪,画面感极强。可惜,天不假年,5年前梁先生不幸因病离开人世。如果假以时日,以梁先生的学识和才华,一定还会为学术界和读书界贡献更多精彩的著述。



槐花的悲哀

高海平

春天里,各种花朵争先恐后地开放着。丁香花、榆叶梅、樱花、海棠花、黄刺玫、梨花、苹果花,纷纷向春天献媚,只怕被这个喜新厌旧的季节所抛弃。

人们尽情享受春天带来的视觉盛宴。时间一长,总有审美疲劳的时候,转折点出现在洋槐花爆开的那一刻。实践证明,再养眼、再好看的花朵在物质面前是那么地不堪一击。

洋槐花,成串成串地绽放,洁白纯粹、芬芳四溢,惹人耳目。当人们将目光投向洋槐花时,其浓郁的香味让人无法抵挡赤裸裸的口腹之欲。艺术的审美败给了物欲,浪漫主义败给了现实主义。

一根根长长的、带钩子的杆子,伸向了洋槐树,洋槐花刚露出喜悦,便被无情地摧残了,失去了花朵的洋槐树没有了春天。

我惊奇地发现,长在路边的洋槐树,每一棵树的身材都是那么颀长、高挑,一副瘦骨嶙峋的样子。周围的树木蓬蓬勃勃地生长着,枝繁叶茂,青春气息勃发,遭受摧残的洋槐树则无精打采,萎靡不振。洋槐花开了,开在残缺不全的枝叶间,藏首露尾,依然无法抵御从不同角度投来的觊觎目光。

洋槐花到底有多大的魅力,能使人类以“下定决心,排除万难”之姿态将它收入囊中?洋槐花真的那么好吃,那么让人神魂颠倒吗?

世上花儿千万种,从没见过像对待洋槐花这样暴力无情的。牡丹虽美,美了眼睛,止于欣赏;玫瑰很美,却带刺儿,让人连手也不敢伸;桃花、杏花、梨花也美,它们的美更多的是引发人们对其未来的向往,比如杏果、桃、梨的甜美。洋槐花不同,它的诱人之处恰恰就在绽放时。洋槐花最大的特点是不仅养眼,还养胃。正因如此,它的高光时刻非常短暂,爆开之际便遭到摧残。地道、纯粹、浓郁的槐花香,一旦进入人类的饮食系统,任何花儿也无法与其相提并论,这也是槐花最大的悲哀。

吃过洋槐花拨烂子的人会上瘾,这种瘾来自于对乡村的怀念。春天是个唤醒记忆的季节,洋槐花天然醇厚的味道在口腔中弥漫。洋槐花像颗粒饱满的珍珠,被水一遍遍淘洗后,裹上面粉,蒸笼蒸出来,浇上蒜汁和红艳艳的辣椒,便成了美味山珍。

不可否认,洋槐花具有独特的香味,且不说品尝了,想起来也会使味蕾产生津津有味的感觉,不由自主地咽着口水,吞着唾液。

行文至此,不由地想起了饥俄年代的故事。那个年代的野菜被翻腾得实在找不到了,人们只好把眼光投向树木。榆树皮被抓掉了,露着光溜溜的树身,洋槐树更是难以逃脱被折磨的命运。

山西作家王西岚和冯浩写过一部长篇报告文学《中国农民原贵生》。里面有一章写原贵生在黄河岸边筑坝时,吃不饱饭,经常饿肚子。有次意外发现周围有洋槐树,大喜过望。午间休息时,他迫不及待地爬上了洋槐树。一把把的洋槐花被捋下来,狼吞虎咽般地塞进了肚子。如此机械的动作不知重复了多少遍,直到开工时间到了,才停下来。也不知吃掉了多少洋槐花,年轻人的胃就像无底洞,永远填不满。多么可怕的饥饿啊,人在饥饿面前没有了丝毫的体面和尊严。

想起这些历史画面,对洋槐花顿生敬畏之情。它一度是人类的救命恩人,甚至是患难兄弟。没有这些草木的无私奉献,人类很难度过艰难的岁月。